

## Mimbre 的西班牙天空<sup>註</sup>

### 《Mimbre 佛拉明哥舞團》團長

### ——孫作昱學長專訪

文·彭淑靜 圖·小Q

**佛**朗明哥舞(Flamenco)有種魔力，相對於華人民族性的拘謹，佛朗明哥舞者姿態曼妙，熱情奔放，更是讓台灣人著迷。即使不會跳，一般人光聽到佛朗明哥舞，身上的血液也會稍稍洶湧澎湃，眼神也會閃亮那麼一兩秒鐘。

交大教職員工西班牙舞社從去年起即邀請《Mimbre 佛拉明哥舞團》團長孫作昱老師前來指導。2009年的春天，新生舊生懷著對佛朗明哥舞的熱情，報名情況熱烈，幾乎擠滿體育室B1的韻律舞教室。

孫老師是交大機械系85級校友。從交大、中山機械所的求學生涯，到工研院、大霸電子的產業生涯，孫老師的主修一直是機械（沒有辜負老師的期望喔），輔修土風舞；

直到2004年，他懷著對佛朗明哥舞的熱愛，以專注執著的精神全心全意投入。身為孫老師的學生，筆者可以證明，表演時的孫老師是個藝術家，但他在教學和研究佛朗明哥舞時，卻像個科學家般，會去分析解構整首舞曲，讓學生們容易吸收；而他在練舞時更是腳踏實地、苦幹實幹，一步一腳印，所以孫老師的「踩腳功」極具速度感與力



Sevillanas

道，音質又特別清脆，像極了「大珠小珠落玉盤」。（這樣看來，孫老師的主修雖然變成佛朗明哥舞，但是紮實的研究精神，還是沒有辜負當年交大老師的期望。）

## 緣起於高中聯考完的竹湖夏令營

筆者原本以為佛朗明哥舞只是蹀蹀腳，擺擺手勢就可輕鬆學成，跟著孫老師「一步一腳印」地從學如何轉腕、擺動手肘位置、肩膀方向、腳跟、腳掌、腳尖、滿腳如何踩踏，這才又親身體會「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的箴言。佛朗明哥舞之所以迷人，孫老師只是簡單擺個姿勢就這麼優雅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可是花費了許多的時間及精力才能達到的呢。

問起孫老師何時開始接觸佛朗明哥舞？他說，在剛考上交大那一年的暑假，受邀參加交大學長們和靜宜、清大合辦的「竹湖夏令會土風舞研習營」，從此一頭栽進世界舞蹈的世界。孫老師解釋，大學時代的土風舞指的就是世界舞蹈，土風舞裡頭



交大教舞(體育館韻律教室)

有西班牙舞、俄國舞、匈牙利舞…等等，但是當時台灣的西班牙舞和真正的佛朗明哥舞是有差別的。

孫老師進一步解釋，「大部分土風舞對我們而言就是自編舞，例如俄國的自編舞，匈牙利的自編舞，一首舞曲大概是兩三分鐘，舞序也都事先編排好，學起來之後就可以一直跳，就可以參加聯歡。」聯歡對熱愛土風舞的年輕人而言是必要的活動，孫老師語帶興奮回味著，「從早跳到傍晚，很瘋狂。」

## 佛朗明哥是屬於個人的舞蹈

聽孫老師這麼解說才有些明白，原來佛朗明哥舞和土風舞大不同，個性嚴謹認真的孫老師選擇當機械系「叛徒」，想必有一番值得深究的心路歷程。

孫老師說，大三時，他在一個全國性的土風舞 workshop 中，看到一位外國佛朗明哥舞老師來台灣教舞，讓他第一次知道什麼是「佛朗明哥」，這才算是真正接觸和認識佛朗明哥舞。兩年後他考上中山機械研究所，還是持續土風舞的興趣。畢業之後，他到工研院材料所服國防役，這時候開始專心學習佛朗明哥舞，甚至利用假日到台北學藝，也因此認識師母小 Q。

小 Q 名叫林宜嫻，是交大經營管理所 86 級校友（原「管科所」），她在一旁補充說：「我們應該是全台灣第一對因為 Flamenco 舞結婚的。」小 Q 也是佛朗明哥舞的愛好者，曾經跟著孫老師兩人一起到西班牙拜師學藝。不過現在練舞的時間大量減少，她現在是孫老師的經紀人，兼兩人愛的結晶—小昊昊的專職保母。小昊昊剛滿一歲，正是大量消耗媽媽精神、時間與體力的年紀。



春風少年兄(小昊昊)

在工研院期間，孫老師意識到跳舞將成為一生的嗜好，因此隨著年紀增長，他慢慢在尋找一種適合自己的舞蹈，當然最後「落腳」佛朗明哥舞。「Flamenco 有它的迷人之處；另外是它不需要舞伴，是一個可以表達個人特質的舞蹈。」孫老師解釋完喜歡佛朗明哥舞的原因，小 Q 在一旁開玩笑，「這就是我放心讓他跳 Flamenco 的原因。」孫老師又高又帥，舞姿又迷人，難怪小 Q 會擔心。

小 Q 補充，「很多人第一個印象以為 Flamenco 就是〈卡門〉，咬著花、甩著大裙子，其實那只是很小很小的一個部份。你到西班牙去，發現他們年紀很大的歐巴桑也在跳，那是吉普賽人發展出來的舞蹈，非常生活化，是可以跳到老的舞蹈，而且跳得愈久愈老，愈能表現出自己的韻味。」對事情總是很有見解的小 Q 這麼解釋著佛朗明哥舞的精髓。

孫老師附和，「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跳 Flamenco 時大部分都是獨舞或獨自練習，所以當我跳 Flamenco 的時候才是我自己。也許一般時候在人前要知所進退，有時候要隱藏自己。但 Flamenco 魅力就是你一個人站在舞台上，你要掌控全

場，你就是 King or Queen，你必須把你的東西全部展現出來，在那個 moment 是自信心十足的。」

小 Q 又說，「的確如此，而 Flamenco 吸引我的地方，是在裡頭看到一些會讓人熱血沸騰的東西，例如看到一些男舞者跳的時候，做快速腳步，你會熱血沸騰，會受他們感染。」孫老師點頭表示，「Flamenco 有個名詞：Duende，有人譯作『神魔』。它指的是當台上的表演者在某個瞬間，散發出一種無形的感染力，而讓所有的人都跟著舞者、歌者，感受到一種莫名的悸動。」



交大教職員尾牙表演(舞者包含孫老師與佛朗明哥舞社社員)

他說他的老師曾在某一場表演親身感受到 Duende 的魔力，當時全場所有的觀眾都在那瞬間流下淚來。「那種感受到某個能量一直推向極端的境界，而在一個瞬間大家都感應到了，然後——砰！宣洩出來…。這也是很多舞者追求的境界！」孫老師兩手筆劃著解釋這種令人熱血沸騰的畫面，不知不覺也讓人想像著親臨現場那種張力與感動，老師接著解釋，「這種表演境界是需要鋪陳的，Flamenco 跟故事一樣，也是要慢慢鋪陳，然後往高潮走去，砰！接著再從頭鋪陳起…。」聽起來的確是很具戲劇性的舞蹈！

## 七年之間去了四次西班牙

孫老師在其部落格上面寫著：「西班牙的美，是要待上好長一段時間才能體會，但...我還是想再去 N 次西班牙！」西班牙的美，應該和佛朗明哥舞一樣，愈陳愈香，因此孫老師在七年之間去了四趟西班牙，而且每一次回來，都想再度去體會。

他說，「我去了四次，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請外國老師來台灣教，和你去當地學，差別在於：在台灣，一旦脫離教室就回到台灣的世界；但是去那邊，『Aire (氛圍)』是不一樣的，味道、語言、食物，所有的一切都是西班牙，你離開教室還是過著西班牙的生活，這樣你身體的細胞會開始改變！」細胞裡滲入西班牙的空氣，才能了解並內化佛朗明哥文化於舞者身上。

## 第一次是2001年四月的Sevillanas春會

第一次孫老師純粹是爲了參加Feria de Sevilla（塞維亞春會）。在每年四月，安達魯西亞（Andalucía，西班牙南方）的賽維亞市（Sevilla）會舉行爲期一星期的大型賽維亞那節慶，稱做「賽維亞春會」或「四月的節慶」（Feria de Abril），吸引全世界各地愛好佛朗明哥舞者前來參加。

這次的體驗讓孫老師的驚訝的是，「原來世界某個角落有這麼多人在跳舞。在台灣上百人就很不了起了，但是在那邊是上千人在跳舞，而且是跳著你所學到的舞。」另外是飲酒歌唱也是春會慶祝重頭戲，「生活可以是這麼歡樂，跳舞可以是這麼瘋狂。」孫老師讚嘆！不過他建議想要參加的愛好者要提前一年訂旅館，否則到時候只能露宿街頭，因爲全世界的喜歡佛朗明哥舞者，都很熱衷這一個慶典。

## 第二次是2003年，最大的衝擊是：台灣學舞是填空題，當地人是問答題。

第二次以後去西班牙，孫老師完全都是爲了學舞。這次他和小Q選擇去佛朗明哥舞重鎮Jeréz（赫雷斯）拜師學藝，順便體會當地文化。Jeréz有三寶：雪莉酒、佛朗明哥舞、馬術。Jeréz在每年的二月底都會有一個佛朗明哥的節慶，你可以在那兩個星期當中學舞及看表演，充實的過著每天都是佛朗明哥的日子。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孫老師已經在台灣習舞多年，覺得自己已經小有基礎，沒想到一到Jeréz學舞，在當地面對老師叫每一個同學單獨出來跳的即興作業，剛開始是一步也不敢跳，這讓他非常挫折。

孫老師有感而發說了一句台灣教育長期存在的問題：「台灣學舞是填空題，當地人是問答題。」填空題只讓學生學會順序性的記憶和反射性的思考，問答題是從無到有，學生得自己想辦法解決問題的訓練。



受邀表演

回國之後，孫老師思考是那個環節出錯。首先是台灣的教育模式。他認為台灣的教育模式是老師給什麼，學生就學什麼、跳什麼，順序一定是 A 接 B 再接 C；但是在當地學舞時，是當聽到音樂時，才去想要跳什麼，有可能是 C 接 B 接 A、有可能是 B 接 A 接 C，就看你如何反應。「所以我們上課的時候，例如當聽到同樣的音樂時，每個人的組合就有可能會不一樣，有 20 個人就有 20 種組合；有 2000 個人，就有 2000 種組合，不同的組合，創造出無限種可能，這是在台灣學舞所無法想像的。」有了異國文化上的體驗做比較，很清楚可以知道核心問題。

另一個原因是「東方人比較害羞，就算是一模一樣的東西，你也要在家練上千百次才敢上場。」所以每當練習或上台表演時，一定得放一模一樣的音樂才能跳，換成同一種曲式但不同的音樂時就變成了木頭人，完全不知道要如何跳下去；但是在西班牙，是臨場反應的，聽歌手的歌聲及和吉他手彈奏出的音樂，才開始如說故事般的跳舞。因此，當西班牙老師當場指名一個個學生出來跳《Bulería》這個平民化的曲式時，他當場完全傻住，受到很大的衝擊——「為什麼學了這麼多 Material，我卻沒有辦法隨著音樂呈現出相應的舞蹈來？」

而回台灣之後的同一年，孫老師剛好遇到從西班牙來的 Francine 老師，「她就是教導我們一首曲式是可以被切割的，可以有很多組合，也提供我之後去西班牙學舞遇到衝擊與困惑時的一個解答。」Francine 來台灣，給台灣佛朗明哥舞界一個震撼，「也是因為她，台灣人才開始慢慢認識 Flamenco，這位老師對台灣的佛朗明哥舞界影響深遠。」孫老師讚許表示，「之前遇到的老師都只教舞序，也就是從第一分鐘跳到第五分鐘的順序；但是 Francine 開始教結構，她教我們什麼叫 Llamada、Macaje、…，也就是說以前老師教什麼，我們就學什麼、跳什麼；但是從她開始，她教我們如何在一首舞曲裡在合理的範圍之內任意組合。」

孫老師以佛朗明哥舞最難學習的 Bulería（喧戲曲）為例，他解釋，Bulería 在台灣是以 12 拍子來跳，但是在 Jeréz 當地是 6 拍、6 拍來算，如此一來組合的差異將非常大且豐富多元。另外當地跳 Bulería 時，「improvise 即興式表演非常多，」一聽到歌手唱歌，舞者就會來上一段即興舞蹈，而不是像在台灣固定是聽 CD 學習。



2008年受邀參加淡水認識古蹟日表演

## 2004 年又去西班牙，跟著四位男老師

有了前一年的衝擊，2004 年再去西班牙，孫老師可是有備而去。而這次，孫老選擇跟四位男老師學，他說大部分教佛朗明哥舞的老師都是女生，而他是男生，很想學習佛朗明哥男舞者的身段。

而這次專找男老師學舞，也讓孫老師獲得一個寶貴的經驗。在這次去西班牙之前，一直存有這樣的觀念——教 Flamenco 的男老師很難生存。在台灣或全世界，女生學舞占多數，男生成成了「絕對少數」，男老師更加稀有，課堂或表演之中，「萬紅叢中一點綠」正可說明這個情況。而女生學舞時大多會覺得女生的動作應該是跟女老師學，甩裙、扭臀、轉腕、擺頭……這些都是跟男老師學不太來的，所以男老師站在「天生性別不平等」的位置上，孫老師一度以為走上學舞這條路是個不智的決定。

直到這次去西班牙跟幾位男老師學習，發現班班爆滿，也都以女性為主，他才恍然大悟，「無論是男生跟女老師學，或女生跟男老師學根本就不是問題！問題是自己不能從老師的身上學到那個『料』，學到好的『習慣』，學到好的『技巧』，並在吸收轉化之後，成為個人化的舞蹈。」所以說，性別不是問題，是否有真材實料才是讓人敬佩的老師。



剎那

隔年，孫老師遇到人生的轉捩點，他離開大霸電子，並巧遇之前提過的 Francine 找上孫老師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共組了一個佛朗明哥教室，於是他決定完全投

入佛朗明哥世界，開啓教舞與表演的佛朗明哥生涯。他補充 Francine 對他職涯的影響，「從 Francine 開始，我們知道要學好一個東西，是要長時間去接觸這個文化，你才会有從內部的改變。」

## 2007 年花兩個月去學習最難的 Bulería

從 2005 年到 2007 年間，孫老師所待的這個佛朗明哥教室陸續找了許多優秀的外國舞者來台灣長期教舞，也讓孫老師能近身與這些舞者相處，紮實的學習到佛朗明哥的舞步

及技巧。而在 2007 年初冬，有感於自身學習的仍不足，所以趁著兒子小昊昊尚未出世，孫老師單槍匹馬第四次到西班牙進行兩個月佛朗明哥舞的深度進修，想必這兩個月對孫老師而言有非凡的意義。2007 年 12 月人還在西班牙的孫老師在他部落格上面這樣寫著，

「從 Madrid 到 Jeréz、從 Jeréz 到 Sevilla，再從 Sevilla 回到 Madrid，…回溯這趟漫長而又充實的旅程，我不由得深深的吐了一口氣，就像負重物爬上 101 層高樓的頂層之後，總算能有機會大大的喘氣休息，特別是在 Sevilla 時，我攀上目前自我階段的極限，就在一個月內，80 小時的學舞、超過 60 小時的練舞，再加上不斷的聽音樂複習，精神與肉體都與 Flamenco 合而為一，就連晚上睡不著時也在練習舞步，這種好似苦行僧的修行，即痛苦又快樂、…。」練家子，都是下過苦功的。

孫老師這次到西班牙，是選擇台灣最不容易學到，且難度最高的 Bulería（喧戲曲）。孫老師提到有部電影《Flamenco》，導演 Carlos Saura 以半紀錄片的方式來向世人介紹佛朗明哥舞，片中邀請了當時最有名的舞者、歌手、吉他手現身表演，表現不同的曲式，而這部片子的第一首便是 Bulería 舞。孫老師表示，這首曲式可以充分表現佛朗明哥舞蹈的精髓，「像我去當地的 Bar 喝咖啡，發現他們聊天聊著就開始唱起歌來，開始打拍子，然後有人就出來跳 Bulería，這對他們而言這是很生活化的東西，在台灣很難想像。」



畢業照(與 Andres 老師合影)

跳 Bulería 是非常有挑戰性的，「可以說是一種文化的學習。」孫老師解釋，Bulería 的長度大約一分鐘，其他的舞曲大約是八分鐘到十分鐘，「但是這個舞因為短，變化又多，所以非常難，在台灣很難學到如何隨音樂起舞。」那種似懂非懂的感覺，興起孫老師強烈的學習慾望，「我後來就決定花兩個月，去學那一分鐘的舞蹈。」

Bulería 雖然只有短短一分鐘，卻非常有味道，特別是年紀大的人跳起 Bulería，極具



個人特色韻味。孫老師謙稱，「我還在學，因為太難了，難就難在聽到什麼要立即反應，而且格式又不固定，」他再次強調，「這也是 Flamenco 著迷人的地方！」

## 完全投入，把原汁原味的佛朗明哥舞分享給學生

幾次親臨當地感受到 Flamenco 的魔力，孫老師發現很多異國文化到台灣難免會被改良，但如此一來，在台灣就無法學到原汁原味的佛朗明哥舞，「我去西班牙幾次，發現我之前在國內舞團學的舞蹈，似乎沒有辦法是一樣的東西；但我會希望當地是怎麼樣、我就學到怎麼樣的東西。也因為喜歡這個舞蹈，我希望把自己覺得還不錯的東西，帶給我的學生。」這也是引發孫老師全心全意教舞的主因。

「佛朗明哥舞是一種非常有個性的舞蹈！」孫老師再次重述，即使是同樣的舞曲，當地舞蹈老師教的內容也都一樣，但每位學生都會表現出不一樣的感覺出來，「這都跟他們學舞的經歷有關，差別就在他們在瞬間所想表現出來是什麼樣的意涵！」孫老師回憶當時在台灣學舞時，「幾乎都用 copy 方式，初學者的確是需要 copy 才有安全感，但學了一定的程度的時候，所要呈現的應該是自己的東西，而不是一直呈現老師的東西，copy 太多的東西就沒有個性。」

而在學習佛朗明哥舞生涯中，看到學生從不會變會，從不好到很好，看到團員不斷進步，也帶給孫老師很大的成就感。另外是，在一片不景氣當中，不知道孫老師經營舞團是否很辛苦？孫老師苦笑說，在台灣做藝術要真的生活其實不太容易，在台灣要完全以佛朗明哥舞維生，一是教舞，一是表演，而表演也是可遇不可求。除了教舞之外，成立舞團可以說是生涯的延伸，因此他找了幾個不錯的學生邀請她們參加，成立這個舞團，因為他可以分享更多的東西。



專注(2008台北世貿資訊展)

## 小 Q 如何支持孫老師的藝術事業？

孫老師改行做藝術，太太小 Q 始終是最大支持的力量。小 Q 說，「我跟他一起投入就是最大的支持，他從大霸結束那一年，我也辭職跟他一起做，行政及財務都是我負責。」

小 Q 笑說，現在有小孩，日子苦一點時會有小小的掙扎，「我們要結婚時，我爸還下通牒，說千萬不能搞藝術，結果還是『撩落去』（台語）。」



梅花林三人組(孫作昱學長全家福)

話雖如此，有智慧兼具包容心的小 Q 也說，「雖然如此，可是想想，年輕時候不闖，什麼時候闖？我們倆也都是一路唸書唸過來，都是乖寶寶，什麼都不會，只會唸書，從來也沒有自己做過事業，就想來試試看。」

孫老師在一旁充滿感謝的語氣說，「雖然沒有很賺錢，但是有人支持你的感受是不一樣的，解除心理上的負擔是很重要的。」

## 唸機械對教學的助益

筆者是佛朗明哥舞初學者，毫無舞蹈基礎，然而對於孫老師能夠將舞蹈拆解成微細的步驟，慢慢引導學生進入狀況，不由得聯想，這是否和老師的理工背景有關？孫老師也同意，「唸機械對我的幫助是遇到一件陌生的事物，我會條理的去分析，並把它拆解成幾個部份，再慢慢一部份一部份地學習。」

教舞時我會盡量把舞曲拆解到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程度，例如我教〈Sevillanas〉時，我會說有整首舞曲有四段，每段有三小節，每小節有六拍，這比直接來學、來跳一首舞曲好。」舞曲音樂是三至五分鐘，但是可以分成一小段一小段地學，慢慢累積小小成就感，等整首學成了，就是很大的成就感。孫老師如此鼓勵學生們學習，但他依舊謙稱，「還是教學相長，教學也是需要累積經驗。」

## 要比生活歷練，而不是比誰賺得多

專訪尾聲，窗外突然下起颯颯大雨，孫老師一家人趕回台北之前，他以親身體驗異國文化的美好經驗，建議學弟妹們，「對於自己的生涯期許應該是，要比的是生活歷練，而不是比誰賺得多！」

「能夠從交大畢業，在某些方面是有特別能力的，」孫老師說，他雖然沒有學以致用，但接觸到形形色色的人物與生活體驗，他的感觸是，「你不一定要唸很多書，但是你一定要經歷過很多事情。如果可以的話，應該要多出去看東西，而不是只是待在學校。」他認為，進入社會工作之後，工作內容不見得是書本上的知識有直接相關，但是，「研究精神、解決問題的能力，可能幫助更大。」

他說他認識一位吉他手，吉他手的女朋友是法國劇團的首席女舞者，年齡和孫老師相仿。孫老師說他汗顏的是，這位女舞者會講五個國家的流利語言，而且因為常常到各國去巡迴，賺的錢肯定比孫老師多。孫老師搖搖頭說，「我的衝擊就是，雖然文化不同，但是同樣年紀，人家有這麼高的成就，所以我覺得成就和所讀的書不一定是正相關。」也因此，他認為，「一個人的成就，不應該僅僅是在錢而已，而是在你所經歷到的東西，包括你的人生經驗，包括你看到各國不同的風俗民情所產生不同的創意，包括語言，尤其是語言，特別重要。」

所以說，「生活就是這樣，你賺的錢有沒有比別人多，那不要緊；但是你的生活經驗夠不夠豐富，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踏在辛苦，但充實又自信的藝術之路的孫作昱學長這麼看待人生，並持續的朝舞蹈目標不斷邁進。友聲

註：摘自孫作昱老師部落格：<http://blog.yam.com/mimbrel>

《Mimbrel 佛拉明哥舞團》網頁 <http://www.mimbrel-flamenco.com/>

孫作昱（西文名字 El Mimbrel）學長小檔案

學歷：交通大學機械系 85 級／中山大學機械所

經歷：工研院材料所－副研究員／大霸電子－機構工程師

現職：《Mimbrel 佛拉明哥舞團》團長／佛朗明哥舞專職教師

林宜嫻（小Q）學姐小檔案

學歷：台灣大學資管系／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86 級

經歷：致勝科技／精英電腦／英濟公司財務專員

現職：Mimbrel 老師經紀人兼兩人小寶貝吳昊專職父母

